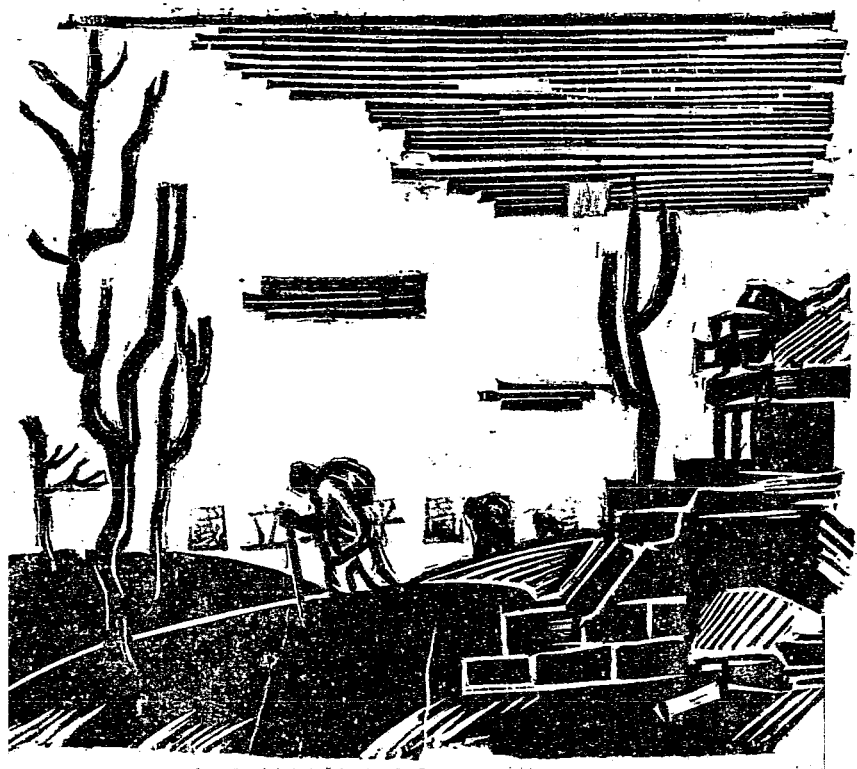


集灰劫



勝利出版社民國三十年編印

叢書簡目

眞理叢書

- 偉大的民族戰爭 史痕著 六角
- 「就是一」 易又玄 八角
- 零碎於零 楊時著 一元
- 論馬克斯主義 胡鏡著 八角
- 馬列主義與中國 陳振著 五角
- 共產主義在中國 新認識月刊社四角
- 中國共產黨的理論與實際 李昂著 五角
- 告少年 李昂著

時代叢書

- 與中國共產黨論三民主義 印維廉著
- 與中國共產黨論國民精神總動員 印維廉著 六角
- 論中國共產黨 葉青著 九角
- 論民主共和國 朱不歸著 六角
- 舊陰謀與新花樣 張陶著 八角
- 轉灣抹角政策與中國革命 王羽生著 九角
- 俄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的策畧 丘引著
- 中國共產黨外交理論的分析 劉炎光著 六角
- 一個政府一個黨 吳覺若著 八角
- 毛澤東主義批判 吳覺若著 五角
- 駁毛澤東論所謂新民主主義論 譚輔之著 七角
- 毛澤東批判 葉青著 一元
- 與毛澤東論中國革命 張傑飛著 六角

116
125
1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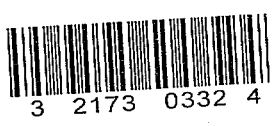
劫灰集

目次

心上的紅字消殘了.....一
 我跌進鐵鏈城中.....四
 廢址下的紅色都市.....七
 生產者的屠殺.....一〇
 悽慘的刑場.....一三
 一個慘絕人寰的秘笈.....一七
 紅色的原野.....二一
 土地革命的犧牲者.....二四
 在罪惡園里長大的.....二八
 末一次淒涼的憑弔.....三三
 駭人耳目的話劫灰.....三六

劫灰集

一



劫
灰
集

二

劫灰集

我心上的紅字開始消殘了

跋涉一千多里路，僅僅的，帶回了一肚子的悽喪。

這次旅行，不但叫我失望，而更壞的，牠還毀滅了我一個神聖的憧憬，踏躓了我堅定的信心。我由渴慕中國共產黨，開始我的行程；但經過實地的調查與觀察之後，在歸途中，我就剝着這種熱熾的對于中國共產黨的憤恨了。

多少年以前，我掀開本國的地圖，第一個使我注目的，便是這箇嶺山地的東南隅，我常常用着自己的紅鉛筆，在那多山地帶兩個小小的縣名上，畫着紅色的十字；一個又一個地，跟着歲月的增加而加深了我的渴慕，也加深了那紅十字的迹痕。

若使我那冊袖珍本的中國分省地圖，不是因為這次旅行使我過於失望，在尚未登上歸途便把牠鎖壞的話，我一定可以拿來公開，使大家一目了然，在福建與江西接壤的地方，我幾乎極其熱情地，在那上面畫上了無數的紅色十字紋，而這十字紋指着的地方就是長汀，瑞金，兩個縣名。



兩個不同省轄的小縣，在過去，中國共產黨佔踞之下，確是太重要了。瑞金是中國的蘇維埃所在地，也是紅軍的總指揮部；而長汀是紅色的陪都，在軍事行動上，東向西向，瑞金與長汀往往是站在背貼背指揮作戰的陣地。在中國紅軍最得勢的時候，想要控制三江直下金陵，而首都瑞金乃其主腦的指揮站，同時，中共還企圖藉由贛建的龍岩直下漳泉，奪取海口，以打通其國際軍火補給線。長汀恰好是高山圍繞的縣城，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於是，便被中共用作這個出海企圖的烏龜壳。若使我們還沒有忘記在贛贛兩省多年征伐的事蹟，我們將記得，中國紅軍是如何巧妙地應用這些地方作其伸縮式的進退。這和烏龜壳是多麼相像呵！

然而，這實際太近於侮謔了！烏龜在中國人口里是個不雅的名詞。

我是生長于黃山脚下，一個貧苦的農民家裏，我沒有得到後天的，好的培養，祇憑着先天的一點反抗精神，使我從小就對一切懷疑，我不滿意一切現狀。多麼長久的黑暗呵！我獨自個在黑暗中摸索着，在飢餓線上掙扎着，我不能認識一切，但又似乎我須要懂得還一切。我曾經用布爾塞維克的經典作過枕頭，我愛他們的宣傳品，甚於生命。但到了我長成人，能够參與他們的實際行動時，而中國共產黨却已離開東南，移向西北去了。

當時，我才十九歲，我曾經想跟隨着他們作一次二萬五千里長征。

但，我實在企慕他們留在紅色首都的形形色色。因此，我自己決定；我必須先籌瑞金與長汀，以補足我在中國紅軍苦鬥史中未曾參加行動的一頁。我以為爲多了這種對於紅軍苦鬥史的認識，然後再跟清道隊到陝北。

當兒子兵禍臨頭渡橋的時候，我就離去不甚眷戀的上海，踏上不需要多大旅費的行程。

因我是個窮苦的小孩，離開了窮苦的家，到繁華的上海，而我仍是窮苦的。當時；我能籌到的旅費，僅是肩上的一个包袱，一根自製的拐杖。另外是十幾塊錢的國幣。

我的旅行是艱苦的，和一般徒步的旅人們一樣，但，我總覺得我的旅行比較他們有意義罷。

攜帶了理想與希望，並且還有一顆莊嚴誠敬的心，跟黑夜的紅燈一樣，一步步引導着我向前邁進。一路上我喝冷水，睡野宿，完全把自己管束做一個虔心的教徒，把自己的目的地看做比麥加或耶路撒冷更神聖的地方。自然，我不像一般富有的香客，而我是僅有年青純潔的熱情來支付路上一切不能避免的艱難的。

四。
我沿着浙贛路到了閩浙交界的山城，我賣去一身衣服，才又由這山城翻過仙霞嶺，一往直步至閩

我跌進鐵鑿城中

長汀是個躲在山窩裏的小縣，我沒有到過梁山泊，但我相信，這地形完全不是水滸傳里梁山泊的地形。傳說中薛仁貴三箭定天山，而長汀或者就有天山那麼險要。

我沿着閩西的公路前進，在萬壑連山中，聽說已經到了長汀，但一個更大的困難便擋住我的面前，那叫做松毛嶺（土音），究竟牠的海拔有若干公尺，因我沒有隨帶此項計量器，無從測度。但據說過去中央軍隊曾在這個嶺上與紅軍作最激烈的最長期的，也是最後的一次爭奪戰。當然，我以為這也是我行程上最後的一個難關了。於是我極力掙扎着往上爬。

據土人說：在箐密的山頭上，露出一塊塊像癩痢頭似的泥坑，那便是中央軍在此轟炸的遺跡。當共產軍敗退的半月內，這一條山路僅僅有兵車與隊伍的來往，因此這一個山嶺，不懂牠的外表顯得峰巒可怕，同時在那陰森森的巖谷中，又蘊蓄着無數的傳說與異聞。

我很奇怪，爲什麼當地的老百姓會那麼同情中央軍隊？他們講述這許多傳說，往往是自然而然地流露出種種偏袒的神情。也和人家講述劉備與曹操一樣，常常把中央軍比做劉備，把紅軍說做土匪或者賊兵。在他們口中，差不多中央軍個個都是白面突武的趙子龍，而紅軍差不多都是賊頭鬼腦的嘍囉。

開初，我總以為這是他們傳統的，對於講述故事的主觀說法，所以不加注意，僅僅記得一點什麼。紅軍在他們鄉里罪惡滿貫，連糧食等如銅牆鐵壁的松毛嶺也沒法守着，並且在臨退走的一天，忽然天降大雪，掩護中火車修築山上的砲道，直繞至紅軍的側背，因此紅軍的精銳部隊在這嶺上的損失，二日夜便去了四分之三。

他們的傳說，說得十分神祕，其實以我現在所能解釋的，就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武力消耗將盡，不能夠踐倒民衆強迫民衆，亦即民衆開始在其壓力下翻身，不再被利用了，因之紅軍完全失去了作戰的耳目，全軍便如陷在五迷霧中，而終於一敗塗地。

上下松毛嶺，要走五個鐘頭。果然過了此山，便再沒有比他更高的山了。

我像一個流浪者，由這一個殘破污濁的小鄉村流浪到那個殘破污濁的小鄉村。我在極力訪求中國共產黨在這一帶建立的事業痕迹。但我除看到他們寫在老百姓牆上打殺什麼人，打殺什麼人的標語殘痕以外，而從活人口中所討取的記載，則無不使我驚心和失望。共產黨做下這些可怕的孽迹，我想留在後面專章供出，因為這時我還不大相信老百姓的這種近於誣陷紅軍的傳述。我還以為這乃是老百姓不懂共產主義，或者他們根本就劫後歸來的反動人物。因此我一意要趨程趕路，我以為至少須達到縣城，紅色陪都和首都的所在地，才能够找出受過訓練的，頭腦清楚的勞苦同胞訪問其真實。

我由名叫南山壩的小鄉村走至河田，曾用兩日的時間，由河田至縣城，祇走半日。因為我在前邊一面趕路，一面尋訪，及至河田以後，就索性不顧一切而專心趕路。

由一條繞着塔下的山路展望長汀，我恍如跌進鐵甕中了。她四圍包繞着高山，中間坦着一片不莽開豁的平原，又被一座叫做北山的小山佔住一半。洄澗的汀江，由北向的連山中透出一線清瑩的流水，枯藤老樹荒鴉，小橋流水人家，長汀是個純然中規古風的小城市，自然景色是相當美麗的。但我一踏進市街，在一個小客棧落脚，我心裏的疑問便一連串地跳躍上來：何以中國共產黨在這里自由暢快地工作了許多年月，而這裏一切的情形都顯得比任何地方更破爛，更落後，更頹唐，更污濁？物質上祇有破壞，沒有建立，而精神上的，則是好的毫不殘留而惡的却在普遍的生長。

我在這鐵甕中走過了他們的大街和小路，整個長汀可說是極其可憐的破落戶。由種種考究的堅固的建築物殘址上，我想像到他們當日的富庶與繁榮。長汀有極多的家廟與宗祠，這些建築，本來都是畫棟雕甍，層層院落，以純粹中國的審美眼光來經營這些住所的。但，現在都燬滅了。一個個黑漆大門，關緊着一屋子的瓦礫。長汀沒有幾所完整的房屋，除了當時紅軍要人用爲公館衙門的建築物得以保全本來面目之外，差不多人民的住宅都糊着不完整的屋頂覆蓋在幾根粗大的支柱上。少數的老百姓，於兵後重新修葺自己的家，將壁牆換上新的木板；其餘大多數的民家，則祇用篋席圍做小小的房間

，住着父祖子孫，也住着鷄鴨豚犬。每家都在廢址上栽種蔬菜，大門口放着尿桶，……

廢址下的紅色都市

若使不經過仔細的訪問，一定不會知道縣城裏許多板壁的去處。知道了這些木料的去處，就會聯帶注意到長汀周圍的山嶺，何以個個盡是牛山濯濯，儼然不毛之地？

長汀周圍山上的森林，在共產黨盤據期間，一株株地被砍伐完了。成林的被採淨盡，新的沒有補種；現在留給旅客們欣賞的，就是一個山嶺一個光頭。

紅軍所以要砍伐森林的理由很多，有軍事的，有政治的，也有經濟的。軍事上的理由，則是因為紅軍要剿匪，所以要砍伐樹林以避免歹人的潛匿、隱蔽。政治的則是這些樹木若不砍除，就是保留私人的資產——一個故事：在文廟的院子裏，有一棵僅剩半截的大柏樹，據說此柏樹當日枝葉暢茂，遮蔭半庭，一日被中共某人注意，說是這棵樹大有資本家的風度，不足為訓，着即腰斬處分，因此僅剩半截——經過這樣嚴厲的政治處分，於是山上的樹木便沒法子倖免了。第三是經濟的理由，就是汀瑞一帶向不產煤，民食薪火，一一取給於蘆蘇。現在突然聚集了那麼大量的紅軍人口，日食三餐，必須要大量柴炭供給。祇有供給而沒法生產，十年樹木，僅僅供給數日燬耗，於是山四出的樹木採起

換至老百姓住宅的地板木壁，據說：若使國軍稍緩數月攻進，恐怕全長汀的房屋，都要塞進紅軍造飯的灶口燒完了。

共產黨砍伐樹木的三個理由，一句話，就是要拿來燒飯，山上的樹木燒完，便燒至民家的地板牆壁。這時我在遺殘破牆壁下訪問赤色的都城，你想：我該多麼失望啊！

然而，長汀也並不是沒有完整的房屋的。並且我還親身經過幾處大廈，他仍然保留着滿河皇帝賜與的「文魁」「進士」「或拔貢」一類的匾額，廊廡上也懸掛着黑漆金字的「皇恩雨露深」等等的對聯。甚或有的院子裏仍開着滿樹的紅白茶花，連小至盆景中的石宮蒲也還無恙。難道這是共產黨的祖業麼？何以像這樣的大廈就不是資本家的遺產而能被保存着呢？

城里許多堆積着瓦礫的廣場，都是當時被判定為資本家的遺產而焚燒了啊！

經過相當時間的調查與考察，被留得完整的屋宇究竟不多，並且這些屋宇在地點的分佈上是極有意思的。因此我相信老百姓告訴我的話是真實的。他們說：這些被保留着的屋宇，不是因為當時做了紅軍要人的小公館，便是曾經做過共產黨的衙門。

我得失望，原來共產黨的要人，還需要養尊處優的享受，單看那些大廈，三重門，四重戶，就可想像當時他們喬衛的森嚴。

因爲他們的小公館衙門環在一群與豬羶同住的勞苦大眾當中，所以特別顯出他們的高貴，老百姓說：「他們專共我們老百姓的產而不共自己的產」，現在回想，才始了然。

「我曾在城中區探訪到一個赤色都城中，桃色巢穴。」

這是一所整齊的產業，在長汀許多已燬未燬的大住宅中，牠還是個小型的建築。但因屋主人的精密設計，差不多是所迷宮。牠的大門，是靠着一家已燬的大屋後牆，進去便是一條長長的甬道。甬道盡頭是圓月形的進口。牆上拂着柳絲門裏是一口方塘，塘上架着彎曲的板橋，紅欄綠水，已經很美麗了，而橋上又擦着一路的紫藤，可惜當時未及見開花，不然將更加像我這樣的一個貧寒兒的驚訝了。橋的盡頭是迴廊曲院，通到裏面至今我還不知道究竟還有多大的屋子。

從前，長汀的人，似乎很知道享受的。他們喜歡花卉，幾乎一處處都放着花木盆景，在這桃色巢穴裏的花草，就顯得特別精神。供奉着深邃的疏樓瑣窗左右，一盆盆的花草，都是極其情動的。

猴戲這地方是一個不知姓的土娼主持的。這土娼來自江西，人們祇知道她叫做講（張了尊？）同志。在紅軍未進縣以前，她還是個黃毛鴉頭，在長汀跟着親眷一起當土娼，笨不惹人注意的。直到中共進縣進入之後，她剛好長大及瓜時，由于與一個不十分重要的下級紅軍頭目相姘識，由這頭目帶着她在街頭喊口號，被人，於是漸漸的胆大了。她能够揮槍，但不能夠寫字，她頂會說話，但不會演講。

內小頭目辯識到大頭目，她居然罵起來了。她有她的一羣被壓迫的羣衆——土娼，她就這一羣大衆中取得領袖地位，亦即是取得了中共婦女代表的地位。

據說她主持的這所桃色巢穴，有着種種香甜的故事，但這矯矯風光，現在沒死的中共要人都會是其入幕之賓，他們會知道約，不必我來餽告。但，這桃色巢穴，不久便成爲軍事政治的重要集隊機關，最後與其說是桃色窟，毋寧說是恐怖的。許多砍頭活埋的撕票命令，常是從這裏傳出。

中共在長汀盤據數年，長汀的人口損失十分之六。壯年男人，在長汀幾乎不易看到，有的雖是老太婆小孩子，若問他們的身世，則無不是寡婦與孤兒，要問他的丈夫，他們的父親呢？他們將不假思索地回答你一句本地方言「死迫勒」！

生產者的屠殺

共產黨在這一帶對於生產勞動者的屠殺，其死亡數字甚是可驚的。

我頗信共產黨所殘殺的民衆，屬於生產勞動階級的，佔着絕對多數。

長汀雖有美麗的景色，但，往往被有閒的人認爲風景最美麗的地方，就是個物產最貧乏的地方。

而長汀的生產狀況，恰正屬於這個例子。長汀的人民耕種着肥沃的土地，據說，一年只够八個月的糧

食，這不足的生活資源，一半取給於婦女的勞作——長汀人民是屬於所謂「客家」的血統，客家婦女的勞動能力最著名的。——一半則出賣勞力於附近的縣城。他們的生活是貧困的，他們多數是百分之百的無產者。當紅軍進來的時候，一般漂浮於長汀社會上層的士紳和有錢的商賈，早就挾着一筆本錢溜之大吉，不是到潮州汕頭一帶分號裏繼續做其老板，則是逃至福建省會，他們的別業中仍奮過着老爺太太的生活，剩下的就選這一個階層，說他們是安土重遷，其實是無力遷徙的勞苦羣衆。

在這勞苦羣衆中，受着共產黨迫害最慘烈的，又是年輕力壯的勞動者。這是最可恨的也是最確實的。任何一個人，祇要在這一帶實地觀察過，一定會帶回一腔壓制不住的傷感。當你經過每一個鄉村，迎在村口的，便是許多鳩形鵠面一身襤褸的兒童。倘若你再跨進他們的家門口，則你將看見那烏黑殘破的茅茨，是死一般的靜寂的。倘若你再吮着喉嚨，喊了半天，那個時候，你才聽見一點悉率的聲響，起目屋簷，久而久之，由灶披間里蹣跚地擺出一個鵝皮鶴髮的她或他。因為他們的年齡，在共產黨的視野以外，所以才能够保持着，在毫無生人趣味的日子裏摸索着生活到今天。你看見這些可憐的老少，你一定會懷疑他們的門祚何以那一樣的衰薄，承接在他們中間一代的年輕人呢？你若這樣的發問，而他們必定發出痛苦無告的慘笑，安靜的告訴你說，他們家裏的年青人是怎樣的下落。」

「我兒子被紅軍殺了。」

「我兒子是叫紅軍活埋的。」

「我的兒子被紅軍帶去打仗，還沒有回來哪！」

年輕力壯的生產勞動者，男子全部是這樣的下落，年輕一代的女人呢？他們也會告訴你：

「我的兒媳婦是跟兒子同時被殺的。」

「我的兒媳婦是恨兒子一塊兒被活埋了。」

「女兒麼？她被紅軍召去沒有回來。」

壯年男子是極少的，壯年婦女們還有存留，但在白天裏，她們極少在家。爲什麼呢？爲什麼呢？從前生產的民工被共產黨吸盡了，殘殺盡了，現在她們要負起仰事俯畜的責任。一天不是忙在田園里，便是上山砍柴去，但也有流落在縣城里幹着比較輕鬆的生活，如縫補、洗衣、傭傭、熨洋……。

公公長汀有個似是千分閉通的就是伙伴的流行。每一個婦女可以選擇一個或一個以上的男子作爲伙伴，而男子亦一樣，一個人可以有更多的短期的非正式的妻子。並且這種風氣還相當的公開，祇要他們的條件與伙伴之間，調整得好，絕不會有一個「親夫」或親夫的家屬出面干涉的。

我最初還以爲這一帶的男子固然頑固，但他們的婦女則是前進的，解放了的，這顯然是共產黨公開的成績顯然是公妻制度的遺留。

然而，經過一番的考慮，我便覺得自己的這種妄信，是極其淺薄愚昧的。事實擺在眼前，她們可憐的親夫，多半被共產黨殘害，早已名登鬼錄，如何能出面干涉他妻子在隨世的行為呢？再者一家重要的生產份子被虐殺，現在的一家生計就靠着這些比較年輕的主婦維持，他們如何能干涉當權者的是非？並且這些可憐的人，不再隨而僅搭着伙伴過生活，正是爲着照顧丈夫一家的原故。不然，丈夫被紅軍殺了，她嫁與別人，豈不靈星正大，何必取這不倫不類的伙伴制度來驚嚇着不慣此種行爲的外地旅人呢？

我曾經詳細盤問過此種伙伴的實際情形，所得結論：是他與她之間，性慾的成分佔百分之十。愛情的成分佔百分之十，而生計的互助與患難的扶持則佔着百分之八十。因爲在伙伴制度之下，性慾是相當自由，男女各有相當數量的洩慾機會。至於愛情，也許她的愛情經過長期的悲慘生活早已枯竭了。現在就有的一點愛情，倒是一建築在經濟基礎之上。

這種種的事實，可以證見中國共產黨對其統治下的勞苦羣衆曾經施行了怎樣的辦法！

悽慘的刑場

但是共產黨究竟如何消滅這許多生產勞動者呢？

出於鄉村里每一個老人的告訴，我們知道，殺與活埋是最普通的刑罰。當時共產黨死軍中的罪犯，不出數種：

一是勒索不遂的人，二是中央軍的間諜偵探，三是被認為反動份子的。

勒索不遂的人，都是被認為資本家的或剝削階級。真正的資本家，在貧瘠荒僻的閩西贛南一帶是否有人，已是大大的疑問，並且當着紅軍進展一步，在這一帶比較有錢的，早已聞風遠颺了，而剩下所謂資本家的，其實祇是一些可憐的自耕農，與兼營着工商業如打鐵舖老板，飲食店主人之類的人物。這些人們，不僅是來自長汀，凡紅軍足跡踏過的地方，都有一串長的被廢棄受審判。其實共產黨並不需要沒收他們的資產，而紅軍最需要的，是可以向外交換軍火的現錢。然而，在這種資本家腰包裏，最缺少的也就是這個乾蘿蔔榨不出油水，於是勒索不遂，就一下被宣告死刑了。

這一種的死囚佔着相當的數量。

其次是所謂中央軍的好細。

還是可以不問理由便執行死刑的一種囚犯。然而，實際上，這裏面的情形並不如是簡單。有許多被活埋的好細，是由被勒索不遂的小商人，或是農民中間挑出的，又有許多的好細，是離同志交下來而不好加以任何罪名的罪犯。這些人或者沒見過中央軍的影子，或者就是自己的黨徒，但都頂着好細

或者聞諺的名義，莫名其妙，而又似乎還很壯烈的死了。

譚同志——那個土娼，桃色巢穴的主人，共產黨的婦女領袖，她曾經有個極糟的時代，那也是她最紅的時代。她差不多控制住全部自願皈依的，或者脅從的共產黨徒及全縣年青男女的戀情。她有極大的金錢嗜好，同時又有極小的褻窄肚量。她自己的睚眦之怨，必定要報復，甚而她所領導的一群土娼與其客人之間的口角，她也會挺身上前代她們報仇雪恨。

本來附着於黑暗角隅的男女淫蕩生活，是無法究詰的，況且又是娼妓與其客人之間的糾纏？這裏面有死於爭風吃醋的，有死於夜度資的償欠不清的。有死於挾嫌誣陷的。譚同志常常包攬這一門的訴訟，輕便的，祇要在桃色巢穴中，招下一道處死反動分子的命令，居然就也有人替他執行了。

據說這個土娼以後是遇刺殞命，還有個共產黨人寫一篇長詩追弔她……不過，這是痛語。這裏不多提了。

共產黨的執行死刑，最初是用槍斃，以後改作砍頭刺腹，以後又改作活埋。

在中央軍迫緊圍剿的時候，他們感覺到槍彈補充的困難，所以下便改爲砍殺。然而可砍殺的囚犯多了，掩埋甚是費事，所以下又改作活埋，他們的活埋方法，也並非沒有進步的，進步到由犯人自掘墳墓而劍子手僅費掘土之勞的地步。

長汀縣城的北山山麓是這處一個活埋的刑場，又在城東一個較偏的邊上也有這同樣的刑場。我經過的時候，老百姓猶用慘不忍觀的神情，老遠的指點我看，我請他們走近一點給我一個詳細指示，而他們就甯死不肯。我相信這是慘怖的影像，壓迫着他們變得這樣胆小了。

據說：往往在清曉黃昏便有一長串被繩子牽繫着的犯人，在幾個紅軍監視之下，拖扯着來至刑場上，另幾個紅軍便遞過鋤頭交與犯人，一邊拿皮鞭往地下一指說：

「你自己想要多深，便挖多深！」

犯人稍稍躊躇一下，背上就要吃上一鞭，並且又是一句：

「你不願意今天活埋，好！把鋤頭交給第二個，算你今天還留着！」

「今天留着」四個字，於犯人有着意想不到的威脅，於是第一犯人，不再停疑了，舉起鋤頭，便往地下挖掘着自己的墳坑。

他們爲什麼害怕活着一天？

還是神秘的，許多老百姓至今還不能夠說明其中的理由，也僅僅由推測上，說是他們活着一天，大概比早死一天更痛苦，所以甯可自備墳墓給着活埋，而不願意更甯住一天的活命。

老百姓所以不明瞭他們生不如死的原因，是因爲他們不知道紅軍死牢里的情形。第一，共產黨預

備安頓死囚的牢獄，沒有一定的地方，第二，這一類的地方絕不許外人窺伺。凡窺伺過死牢的人，必定也被捉進死牢里，而死牢里又從沒有一個活活出來的人。所以死牢里生不如死的情形，就沒有一個活人能說了。

這是神秘的，一個慘絕人寰的秘密

這種活埋之外，我還看見一處已填塞的地洞。這地洞在南城外一家楊姓的後園。園裏種着許多梨子樹，在一叢竹樹旁邊，有一段前後沒有通路的小溝。原來這溝即是地洞的一段，倘有更長的一段是通到另外一家的牆內，但是已經填塞了。

以察的年月，據說即在紅軍退出長汀的前一夜。

那一夜，紅軍放棄了松毛嶺，城里面顯出快哭爆裂似的緊張。活着不知什麼時候要死的一些老百姓，一個個惴惴自危，紅軍由東門外，南山小路上，一小隊一小隊的，狼狽的退下，有的喘息的空閒都沒有，接着就向七里橋方面，往瑞金作急遽的夜行軍。然而，他們的數量在這小小的山城，特別顯得衆多，老百姓不敢關上門，也沒有心緒睡覺，他們祇跟白天一樣打開門窗，而暗暗地自己躲藏起來。敲着的房屋廳堂，一任紅軍的自由來去。

紅軍帶着疲倦驚悸與緊張，在夜間，他們的臉孔更是難看，一個個像跳出地獄中的惡鬼，槍械撞着槍械的聲音，鐵鍊的聲音，夾雜着零亂的脚步，在靜謐的夜間，聽着，確是非常的可怕。他們每一小隊都帶有自己的資本家。這些可憐的人或來自上杭縣裏，或來自龍巖鄉間，也有是甯都廣昌一帶的口管，也有是操着客家的言語，他們被斷定爲剝削階級，買辦。廢長，大地主，放高利貸者……這些可憐虫，因爲無錢逃避紅軍的槍刺，從各地方被虜出來。經過長期的禁錮，刑罰，並且跟着他們流動竄走，一長串的用一根鐵絲穿貫着手臂聯繫着，拖拖扯扯地，由這個山頭爬過那個山頭，由這個山坑跌過那個山坑，在紅軍的刺刀下面，掙扎着環行閩西贛南許多崎嶇的山地。他們寫信回家，賣妻鬻子，把所有的東西變賣干淨，擠出一個數目，獻與紅軍，以爲穿在臂上的鐵絲從此可以解下了，從此可以離開這赤色恐怖的羅網，找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重新做人了。但是，他們的這種打算，太自私了，太沒有替共產黨打算！共產黨一次接受他們的贖命錢，反而懷疑起來。在共產黨人的意思，以爲最有錢的人，最會裝窮。若使加以勒索，他們一下可以擠出一個數目，但是這個數目，也許只是他們財產的萬分之一。因此，收贖了一次贖命錢，便又有第二次第三次對於他們性命的估價，而穿在這些人臂上的鐵絲，仍是不准解開，並且這赤色恐怖的毒網，在他們身上反而越罩越緊了。

這些可憐虫永遠被判刑，永遠受勒索，除非到了最後的一天，由紅軍交一把鋤頭給他，並且命令

「着你想得多深，便挖多深」的時候來臨，人們別墅留着一條活命離開紅色的圈子呼吸一口生人的氣息。

這些受勒迫的人，此時都已經不成人形了。但，每一隊的紅軍還把他們當作乳牛似的牽在身邊，以備隨時擠榨。

當離開長江的那一夜，城隍城外，充塞着紅軍與這樣骨瘦如柴的乳牛。半夜里，忽然退往瑞金方面的隊伍又轉回來了。原來中央軍這一次澈底的圍剿，是取着一個大台圍的形勢，不但是長汀方面吃，松毛嶺上幾個山頭已安上中央軍的大砲，同時，在甯都等處方面亦同樣的緊張，共產黨的首都一片廣漠的平壤，甯都等都一吃緊，他們的老巢便時時刻刻在威脅之中了，因此。那一夜長汀方面的紅軍要退往瑞金，而瑞金方面的隊伍，却也正向着長汀撤退。一種驚慌的忙亂，使整個中國共產黨變成熱鍋上的螞蟻，在深夜的山里，不斷的打着盤旋。忽然在忙迫之中，由瑞金方面飛來了一道命令，這命令，是要散駐在各村落的紅軍，趕緊埋藏武器，將身邊帶着的乳牛全部宰了！

那些來自各地的乳牛，對於這一道命令，澈頭澈尾是毫無所知的。他們跟隨紅軍過着逃竄的生活，已經很慣了，這一夜要到瑞金，忽然又轉來長汀，這種她們是毫不感到驚奇的。

其中，有一個小隊是趕至南城外楊姓家中才接到這項命令的。這小隊知道這樣命令無異於大

勢已去的宣言，於是他們自己也急於逃生了。然而，這樣多的乳牛怎樣宰法呢？天快亮了，沒有這樣的空暇，於是他們就借楊姓後園的地洞，做臨時的死牢，把所有的乳牛，不管是來自上杭，武平、龍岩、連城，或是石城，廣昌，甯都，會昌，也不管是否真的是買辦，地主。反正他們沒有餘裕的時間來管這些了。

可憐的人們！當他們進入地洞時，也許還帶着一個回鄉的夢在一起呢！也許他們還希望家里另外有什麼親人會拿錢來替他們贖命呢！也許他們還有對於將來種種的夢想，像別的活人一樣，憧憬着美麗的前途，想在債主手中贖回妻和子，贖回田與園，他們祇願意做個最安分的良民，用自己的血汗，恢復自己的家……

被趕進這死牢的人們，仍舊沒有反抗，仍舊不做聲，但，當他們全部進去之後，窟頭的洞口便被紅軍挖土填塞起來了。

這是我聽見一個至今還活着，住在楊家附近的老太婆，這樣的說的，她還說：「楊老板於中央軍進來後，跟赤由汕頭回來，但他們都不知道他家後園里還埋藏着這許多生命」據說，祇有她，實在風渣月朗的夜半，常聽見地底的嘆息與熱慘的呼籲，那聲音是十分焦急而可怖的。

我到了曾經變做紅色的原野

啊，襪襪的長汀！原來在她破爛的表皮下，還裹着這一層層恐怖的黑影。

我原想要，這里得到充實與堅強，得到光明與安慰，但，事實上，一切都是相反的。我愈注意採訪中國紅軍的真實，而所得到的則是一個愈見淨綠的面影。

關於中共紅軍內部生活的寫真，我在長汀所得到的，我想保留到本章，與赤色首都的生活同時寫出，我這里實在有急要離開這愁慘可怖的地方，到瑞金去。

瑞金，我心頭的聖地，但我也祇剩着一分氣力向牠移行了。我由長汀西門外，爬上一座九里嶺，這差不多，福建與江西的界牆。我站在山頂上——其實還只是山半腰——遠眺着南向北向連綿不斷的高山這一個閩浙山地的尻骨我心里便起着一種十分自傲的念頭我恍若古代狂人阮嗣宗之在廣武山頭，我鄙笑中國布爾塞維克的無能無行。中國共產黨已經爬到了閩贛兩省，也算是中國東南的屋脊，但，一下又被人家迎頭一棒打滾滾下；若依照地理環境來說，過去中共所佔有的地勢，可算險要極了，照理不會那樣容易地崩潰下來，應該還有個較長歲月的掙扎，然後才能決定她的命運的。然而，事實上，中國共產黨在這方面完全失敗，失敗得連一點較好的蹤影都沒有留存，除了剩着一部分受過他們

的訓練而滿懷着他們的老百姓！——不，其實共產黨說是爲民衆而實際是利用民衆，這一點自私，爲民衆所揭穿，才凝於一敗塗地的。

驟然，這點判斷，要不是身歷其地，親眼看見了許多可以佐證的事實，是不容易想像出來的。我由懷疑而漸近於瞭解，現在漸漸能信任自己的判斷了。由這點新的自覺，引導着我向瑞金奔進，其實所謂瑞金，却大出的出乎我的意料。

當我跌進鐵鏈似的長汀縣之後，我在她的周遭，感覺到長汀確是藏線在銅牆鐵壁中間的一個山寨。我還拿着這同樣的感覺來想像瑞金，我以爲瑞金必是位置在更高峻更險要的山嶺中間。那地方平面的空間一定很小，並且這很小的空間還必定是建築在很高的地勢上。

我翻過九里嶺，由於走不完的山徑，崎嶇的小路，我一路相信自己的想像，是十分可靠的。沒想到自從離開了九里嶺，在我面前，就再也不能看見一座比他更高的山了。不但沒有更高的山，並且，地形似是漸漸的傾斜下去。而道路也漸漸的平坦了。我經過古城鎮，穿入十嶺隘，展開眼前的，祇是一片波浪似的小峰，如例地，我又看見矗立山尖上的一座古塔，我知道這又到了一個縣城。

瑞金是一個出人意外的，山地上大平原。小小的河流，一簇簇的村落，點綴在秋陽下廣漠的原野。將近縣市的時分，舉目四顧，則見四面的山嶺已經退到視野的邊際，祇剩着一層淡藍的影子。

赤色的首都，我對這廣大肥沃野，又重新興奮了。我同意這地方有被選作都城的資格若使經濟得法，牠可以變做世界第二的列寧格勒或者莫斯科。

和梭林的騎鳥一樣，我帶着向晚的陽光投進這陌生的縣市，在昏暗澈溢的街巷里尋找我的住所。我會一度起着「覓此小住」的念頭。

但是，在我住處所獨到眼簾的形形色色，我都覺得太熟悉了。或者因為瑞金與長汀的距離太短，許多我得自長汀的不好的影像，在這里又一模一樣的重映一番，瑞金的外表是與長汀一樣的殘破，污濁，處處顯出可憐可慘，被魔手撕碎的無產者的生活情形。

瑞金縣城，是位置於貢水上流，貢水由湖洋山中流經此地而直下會昌，我來時已經不見城牆的舊址了。在平壤當中，瑞金的街市也與長汀一樣，夾在貢水兩岸對峙着，由一座古老的石橋橫貫江上，又把兩岸的人家聯繫上了。

國軍收復後，似乎在這里做過很多的工作，所以中共在這地方所做下的一切，僅僅由雜業的實際生活中勘察出來，而牆壁上所有欺騙勞苦同胞的標語法令，已經剝盡，甚至布爾塞維克最引為得意的土地革命，表現在這廣大的原野上，也已經無一點痕迹的殘留。目前剩着秋熟後的田園，阡陌連雲，與任何縣份的田疇沒有兩樣。

土地革命的犧牲者

中國共產黨，自始至今都是在進行着反生產，破壞生產的勾當，他們製造無產者，而又日夜在食無產者的肉，寢無產者的皮。出現在中共的黨皇帝毛澤東算起，他的首次實行土地革命，即是我小時候聽見的两湖秋收大暴動，他領導了「八百萬」的農業生產者，捨棄生產工具，離開生產地區；而拿起破壞生產的武器，由湖南到江西，踏平了所有農產豐足的區域。

我們不否認，中華民族的衰敗，是懶惰，自私，與愚蠢爲其主因。中國共產黨恰正是這種劣根性的代表團體，而其行動恰正是此種劣根性的具體表現。他們表面上是勤奮的，但他們的勤奮是用在掠奪與破壞的方面。他們大量地結集着懶惰自私與愚蠢(Wisacra)，組織了龐大的破壞性的武力。所謂中國紅軍，我現在完全瞭解他們，他們即是此種毒菌，在我所經過的各個生產區，都看見他們在那里發動過惡性瘧疾似的行動，使得許多本就可憐的勞苦羣衆，患着極嚴重的貧血症。縹緲，乾瘦，蒼白，祇要有眼睜的人，祇要曾經過赤區的人，不管他心里有多少成見，決不能否認這擺在眼前的事實。

我訪問過不少的貧苦農民，探聽關於布爾塞維克的土地革命的真相。但這些可憐的人，在他們的腦海中，裝飾不進一點理論的影子，他們對於土地革命的反抗精神，也已被共產黨的暴力壓斃，他們

能够回答的，祇是一種極其直露的，但也是極其真實的簡語：

「我們國家不該共產黨的田地革命，不過是紅軍假個幌子，強迫我們勻出大部分的糧草供給他們。」

（未完）

三本抽的大黨軍，便不是農民而外地的農民一變做紅軍，也就是端槍吃飯的家伙了。在一個小偷偷地巧要安插上成百成萬不餓事，光吃用的家伙——先生！說得更明白一點，就是赤毛帶了成千成萬的匪軍，要我們去養活他們，他們不好意思時刻來叫我們抽租納糧，索性把我們的田園全數吞沒，這就將我們養活的餅乾吃他們剩下的餅乾。

那我們該跟土匪在打起勞動費去值值領到三個月三斗穀的代價。三斗穀啊！把糧去穀後，剩下幾斗米救我個窮親活的寶貝。三個月三斗米能夠飽麼？

「紅軍吃飽的時候，就是我們挨餓的時候。」

當這兒你問我們這子餓的時候你怨恨饑不能怨恨的！想要活着的人才怨恨，但一怨恨便又活不成了。他餓得乾瘦枯槁我們身邊領養我們，你敢罵他？他們就給你動搖分子，抓了去，連他們剩下的幾粒米也不動。這，那兩說說麼？那那也祇能說那那說那那的話說。說那那共匪是我們的救星。若是你說說不共匪不喜歡迎紅軍，你必要這樣的說：那，連小孩子都要受活埋的！」

「我們天天踐踏着自己的田地，我們天天用血汗栽培自己的糧食，我們希望有好的收成，但我聽據運的糧食都是紅軍的糧餉。我們的田界被剷除了，當然，收穫的穀物，也不能說是誰的了。共產黨的田地革命是巧妙的，但也是極狠毒的，要是他們的土地革命成功，第一個犧牲的，便是我們這些勞苦的農民。共產黨的田地革命是爲着我們麼？」

我愈接近勞苦的群衆，我就愈瞭解這一階級革命的實際。共產黨罵剷削階級，罵真空真空的人，但，他們自己的策畧正是如此，他們使生產勞動者變做不能生產的人，又借這些不能生產的人的力量來剷削另一些生產者的生活。而共產黨的領導者就利用這種剷削關係，做個分贓的主持人，從中經綏個人的生活與地位。

我在瑞金城郊外，就目擊一個慘劇：

是一個鬚髮蒼白而乾癯得無從測定其實在年齡的老頭子，癱了一隻腿，拿着一枝竹竿當拐杖，突然地從一家破屋中奔出。他的喉嚨是嘶啞的，但是喊聲放大到可怖的地步，他踉蹌地跨出大門，一手揮着拳頭，喊着：

「紅軍來了！紅軍來了！小苗（諷言）你快逃呀！」

這樣帶哭的呼喊，掠過田野上的晚風，送至許多蹲在橋下洗衣的婦女們耳裏，她們都張着一付慘笑的臉朝着他，但，誰也不做理會。

老人急促慌張的脚步，跨過田塍，踩着荊莽，他的眼睛是不看地下的，連踉蹌跌的窺向竹林邊上。

忽然，一陣急驟起的水聲，扯動了站在橋上的幾個閒人，緊接着就有人在指點着竹林邊上的池塘，喊叫。

原來那老人是個瘋漢，此時，瘋漢是跌進水塘裏了。

於是這緊張的場面立刻由橋頭移至水塘邊上，圍着一群人，——而我也在內，我看見這老人水漉漉的被人撈救起來，但，沒有死。

也許這是共產黨土地革命下留在紅色首都的最後一個犧牲者吧。

這老人姓謝，是個刻苦的貧農，一個兒子被共產黨徵去當紅軍之後，便一去不回。兒媳婦獨肩着繃計，在國軍來收復此地之前，因出外探聽丈夫消息，反被紅軍扣留，老人百計營救以至於發瘋，但子媳都沒有回來。他自己前後跌躓過險無數次，曾被鄰人拯救，雖然沒有死，但是已瘋而又癩了。

他住在北郊外，是個著名的老瘋漢，現在還活着，許多人都能在他的身上紀念紅軍，紀念中國共產黨。

在罪惡圈里長大的

自從我進長江到現在，我有時很感詫自己的思想會轉變得那樣急驟。難道我是脆物的麼？難道我有一付天生勃布爾喬亞的氣質？難道我先來時就沒有堅定的信仰？

不至於說我用了極大的努力，要在這許多複雜的事實面前，替共產黨辯論，但是無效的！婉轉的理論，總動搖不了擺在當前的事實。而更壞的，就是我在這赤色的廢墟上，越發力發瘋共產黨在這一片滯埋藏的好政績，而結果越是得到相反的現實。

難道這是我立壇登壇，而我的觀念先聲上不正確的色彩麼？我也會不斷的審問着自己，駁正我自己，但是，天哪！赤色的恐怖政權，殺人放火，擄掠勒贖，壓詐欺騙……這一切的，這一切，如何能叫我心服，如何能叫我承認還是正義的行為，這是促進人類生活必有的手段！共產黨，在他們巧妙的宣傳品上，他告訴我的是一些什麼？在他們統治的地區上，他告訴我的又是一些什麼？馬克思列寧教與他們一面殺人的幌子，共產黨簡直是一群躲在革命旗幟下的淫棍與惡魔。

笑吧！他們剝削勞苦的群眾，他們欺騙純潔的青年。他們強迫人們反生產的勞動，同時，還誘拐着青年受其反革命的訓練。

在汀泗一帶，剩下滴餘的青年是很少的。換言之，就是我要尋我一個曾經受過共產黨教育與訓練的青年，極其難得。因為這些人們多半犧牲了，剩下極少數的，又被迫着遠走中國的西北角去了。

我很慚愧，沒有嚴格地受過他們的教育與訓練，因此我還保留着反對殘殺，反對欺詐的姿頭。不滿他們的行爲，詛罵他們的卑劣。

然而，假使我當時曾在這裏受過他們同樣的訓練之後，我也將變做何等可怕的蟲虻了呀！

據一個極矮小的年青人告訴我——他是在共產黨的教育下長大的，他正式當過紅軍，後來因為受傷而殘廢了，被遺忘在遺棄後的山城。的確，他是堅韌的，他對於人生有着許多與我完全不同的觀點，但我也能領略他的意思。

他說：「人們害怕紅軍，是極其可笑的！紅軍他是你們的兄弟姊妹一樣的人練成的！紅軍一進來這裏，我就被編在少年先鋒隊中受着嚴格的訓練。紅軍對於少年的訓練，是有道理的。他們對於肉體與精神的的教育同時並施。在肉體方面，他們要磨煉出一個能吃苦耐勞的打手，在精神方面，要抽盡染有封建思想的腦筋，榨盡一切布滿奇詭的氣質……」

他對於封建思想有個極出奇的解釋：

「中國固有的倫常觀念，是極不時髦的害人的東西，封建殘餘，還是要不得的。當我受着精神訓

練的時候，第一便從破壞父母兄弟的感情做起。因此我便開始在我過去認為最親切的親屬身邊，代替紅軍的政府當偵探。我伯父一個人占有二十畝田，是我按照蘇維埃的規定，出面控告他是「大地主」。伯父因此被捕了，但我也因此記功一次。又一次，我父親——」他說至此還特別鄭重聲明這「父親」僅是個代名詞，他說：「父親本是無意生我的，他因精慾衝動的結果，對於我竟得到了這個名稱，其實不算什麼的——這樣的父親，他當時反對我們共產黨的土地政策，實行怠工，並且咒罵紅軍是土匪，因此我又去密告了。雖然我的父親被捕，但我又因此記功一次。又一次，一個紅軍到了我家裏，跪在我面前強姦我的姊妹，我沒有生氣……」

這是真的麼？他竟不會生氣麼？我當時甚是懷疑，以為他是故意誇大其詞的。但是，他緊一緊那對紅紅的獨眼，安靜的對我說：「生氣？那才是封建思想呢！我們紅軍對於男女的玩意見，是絕對自由的，姦淫別人的妻女，或是自己妻女被別人姦淫，都不許做聲的。我們每一個男子是共產社會的男子，他們每一個女人，也是一樣的。名詞上稱為我的姊妹，但實質上她跟我有什麼一定的關聯呢？她跟紅軍的戰士睡覺，是他的自由，她的光榮，為什麼我要生氣呢？……但是我竟因此得到紅軍的賞識，以我小小的年齡，我便當了正式的紅軍，以後我還當過本鄉本土的蘇維埃的委員。」

「訓練一個紅軍是不容易的！按照別人訓練的方法：一個紅軍戰士，須要學習着吞咽砂子鐵屑而

傷腸胃，學習着揮打刀傷而不覺痛楚，學習着在泥潭裏可以睡眠，大雨中能够飲食……這一切體格的鍛煉，已經够難了。而精神方面，小資產階級的脆弱，胆小，講良心，愛面子……這些不長進的氣質，在共產主義鬥爭中就得更先自我撲滅。」

「你們覺得紅軍是可怕的麼？這在我們是極自然的。我十五歲就當了少年先鋒隊。我雖然不作戰，但我們有着很多的殺人放火的機會。我十五歲就開始學習殺人了。那是黨中央交下來給我們實習囚犯，這些囚犯都是地主，買辦，資本家，我們無產階級的敵人。他們從紅軍司令部裏拖着出來，跪在我們面前，由指導者給我們刺刀，要我們任意刺殺這些囚犯，刺殺這些囚犯。」

「你想——跪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人啊！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與自己往日無仇今日無怨的人在極度清醒的腦筋里，在光亮的太陽光底下，你拿着雪亮的刺刀，無絲無故的要動手宰殺他們——你想，要不是受過訓練的人，能狠心做下這樣事情麼？任何共產黨少年先鋒隊的隊員，剛始遇到這一課的實習，沒有不失助的！但是，不要緊！有着我們的指導員，他們在我們背後教說這些人的罪惡，要鼓起我們殺人的勇氣，他教我們如何刺進他們的胸膛，如何割開他們的腸胃——當然我們的指導者是個老資格的正式紅軍，他念咒似的鼓勵着我們——也許你第一次看見受刺傷的犯人流淚時，你就要停住手了。但，這是不行的！這是極大的罪過。共產黨濺點眼淚，眼淚是小資產階級的產物，我們看見

法律上應該動怒，就應該更殘暴的對付他們。所以當我們學習殺人，因看見被宰者的眼淚而停手，就受着極嚴厲的處罰。」

「這樣的訓練，這樣的教育，我漸漸覺得殺人是一件極其有趣的工作，幾乎我們受不了血與淚的刺激，我們看見帶着血或淚的人，我們就想殺死他。」

然而紅軍沒有受傷流血的事麼？

「失敗就是罪惡，這是共產黨的鐵律。共產黨員行動失敗，要受黨的刑罰，紅軍受傷流血，同志都可以殺他，以完成其犧牲的壯志。」

這是那個我認爲和平的青年人的談話。我看見他的時候，他才有二十幾歲。但是爲着無產階級的革命，他送掉了一條腿，一隻眼睛。傷臂是及後受傷的，所以被遺棄在荒山裏，不曾被其同志斷送性命，「完成犧牲的壯志」。到了國軍搜索山頭，他又幸而遇救，當做一個俘虜被收容着。他是石城的人，沒有了家，由反教育的勞苦中養成極殘忍的性格，人們當他作一個不幸的受害者同情着他，而他還常常誇說以上的功績，因此又爲人們所拋棄了。這時他變得有很多的眼淚，在鄉村的街道上爬行着求乞。二十多歲的青春，埋在積垢的瘦臉上，沒有人會相信他的年齡，甚至他誇口說的許多在別人認爲傷天害理的怪話，也被認爲狂人的廢語。也憐憫人們對他有這一點誤認，認他是瘋子，才有時得

點施捨，而度着殘餘的活命到如今。

然而，他是堅韌的，在國家的過分寬容之下，才顯得他的這樣堅韌。當他對我的談話，說得痛快淋漓的時候，時時動起對於過去桃色生活的懷念。他對共產黨的婚姻禁令，起着青春生理的響應他，對於共產黨的土地革命，則是惰性的活躍。因此他眷戀着不勞而坐享的紅軍生活。

中國共產黨是犧牲別人的妻女姊妹，拿來勾引青年，中國共產黨是侵吞別人的田園，拿來培養自己的武力，他們所領導的不是無產者而是不事生產者，他們的階級革命是什麼呢？是這些不事生產者剝削生產者，要求達到回歸於靈的革命！

爲着少數懶惰自私愚蠢的人們而犧牲的性命，僅在這圓墳一隅，就有着極可驚的數字。你看哪！現在還剩在瑞金廣場上的一座墳墓——紅軍陣亡將士公墓——壓在底下的孤魂冤鬼，他們跟着落日的殘暉而眺望着至今還活在陝北的首領，心裏想哭呢？還是笑？

末一次淒涼的憑弔

這紅軍陣亡將士的公墓，仍然完整地保留在最後的瑞金郊外，在那墓址上刻着許多中共要人的題名。這些要人，有的來自西湖，有的來自安徽，有的來自西南西北各省，甚至也有來自莫斯科的。除

了舶來的人物之外，一般號爲實力派的人物，他們都曾經誇口的說過，他們領導了數十萬乃至數百萬的工農群衆實行革命。這座墓，便是他們革命的結果，這座墓也是一大群無知無識被迫參加者的巨萬地。這些工農群衆算是達到了目的地，但他們的首領呢？他們的首領，却又換個所在，重新開始他們以領導別人走死路爲職業，而又靠着這職業养活自己一輩子，他們除了吃喝吹牛以外，似乎也有極大的本領，但這本領是什麼呢？文不能測字，武不能端槍，是個百分之百的無益人類生活的活膿包！

答題在無數冤死的骷髏上，中共某人的名字，最會刺惹着族人的眼睛，「一將功成萬骨枯」，成千成萬的勞苦群衆，他們的骨是枯了，但那些中共某人的成功在那里？犧牲了千千萬萬的人民，來完成這一座坟墓——自我末一次登上坟台，就帶着這一種刺激走下來——我想，這坟墓所紀念的冤死鬼，和許多被活埋在汀瑞一帶七坑中的冤死鬼，他們究竟有着怎樣的差別，也許他們在生前，還不分曉，但到了死後，他們必定緊緊的握着手，同命相憐而互相哭訴，他們才瞭然自己的仇人是誰，是不是那些簽題在墓石上的名字呢？！

我要走了！可憐的赤色都城，人間煉獄啊！我爲着企慕你而來，現在，又爲着憎惡你而去了。我邊希望不要完全全的毀滅自己多年的信仰，一種對於未來的社會，未來的光明，熱切的追求的心。我應該及早離開這所在。因爲這所在曾經受過共產黨長期的教訓，而現在所能告訴我的，便是這一切

慘痛的回憶，我還有什麼可以追尋的呢？

這小小的山場，從前是頂着血花公園的名字。現在改作黎庭公園了。山場上的每一根草。每一塊碎石，都曾經聽見過布爾希維克從法螺中吹送出來的誇語，而我所看到的，並不是空洞的理論與推測之詞，也不是僅僅幾個活人口中傳述的事蹟，我在這里所得到中國共產黨的罪惡紀錄。乃是由於那些刻在樹木上，烙在石頭上，顯現於頹垣枯壁，許多不會說謊的東西上面，而蒐集下來的實錄。

當然，這因為我來時的動機是出於至誠的，雖然我經過一番失望，但我仍想着極力為共產黨辯護，直至我自己辯護的能力窮竭時為止。

我懊悔，但又自己欣幸為着護運與年齡的限制，使我不及參加他們的行動，不然，也許我早就跟隨着他們落草，幹着打家劫舍的生活，而終於寄魂魄於這座被垢含冤的墓碣上，做個陣亡的紅軍將士了。

一次淒涼的憑弔，使我陡然地覺醒了過去的種種，連這一趟噩夢似的旅行，我對他都繫着無限的懊惱。現在我該怎麼樣呢？我必須跳出這慘痛的回憶的窠臼，我應該收拾來時的勇氣，爭取我的前途！

前途啊！我遙望着陝北特種區域，對那些可敬的中共首腦，狠狠地吐了一口唾沫，在臨離開瑞金的大路上。

我帶着伊期高原上的香客的心情，來巡禮這一切的地方，但我的歸途是何等落寞的慘傷啊！那時中國軍隊已退出上海，神聖的抗戰已進入如火如荼的階段，我踢開了一個紅色的危險念頭，我猛憶起自己的故鄉，我知道了此時應該怎樣應用我十九歲的青春，爲鎮壓在自己心頭的正義，拿出死力，參加捍衛的戰鬥。

當我回到黃山山麓，日本強盜已縱橫于京杭國道上了。雖然他不敢捱近鋼樣的我的家鄉，但是我卻跳進狂烈的民族戰爭的渦流中了。

還之後，我沒有一刻疲倦過。我抱着我的鋼鎗，在宣城，在廣德，現在又到了溧陽，長期的拿我的鎗眼瞪着敵人射擊。

戰壕里重話劫灰

在激烈的戰鬥生活中，我差不多全然忘記了兩年前的閩西旅行。雖然，在那邊還有一些曾經熱意地款待過我的主人，但爲着生活的緊張與交通的不便，別離之後，我便沒有跟他們寫過一封信。他們生活在比較安定的後方，也許還以爲我已經死在旅途上了。

不意最近在我們的陣地上發現了另一種的敵人。那便是由中共操縱的新四軍，他們竟然躲過日本

強盜的鎗尖，而拿齊保衛民族的武器來暗算自己的戰友。這可恥的行徑，我們因發覺太晚。經三日夜的苦鬥，始能出他們的火網下，殺出一條血路。

我受傷了。我身上便帶着中國共產黨賜與的血花，我每撫摩着這個血花，便聯想到瑞金的血花公團，聯想到長汀的萬人坑，聯想到共產黨殘殺同胞的一切事實。

上面零星的記載和自己的感想，實在寫得不够充分，不够表現中國共產黨破壞性之偉大，但我想將來必定有個更好的文人跟我一樣，曾經歷過過赤色的郵城，相信他一定有個比我更詳盡更生動的描寫。

但是，我這裏還有一點關於汀瑞一帶現存的風俗白描。這不是我有意挖苦生長在那邊的朋友，因為這是共產黨的孽迹，除了刻印在殘存於汀瑞一帶的物體上的以外，而遺剩於人民的精神生活中，還有許多可以作為旁證的東西。

在汀瑞一帶，飲酒與迷信的風氣，極其普遍而且濃厚。我踽踽於山村小路上，雖然有着不少的茶亭與不成樣的宿棧，但是使我奇怪的，便是嘗着口渴時，往往要用酒代茶喝。他們的酒壺，大到使人不能相信的地步。最大的酒壺可以泡下一個六個月的嬰孩。並且酒味甚醇，而討價又不甚高。據說，這是因為山之中，晚寒晴雨，氣候極其不正，所以行旅的人，需要多飲驅寒，同時亦可以辟祛瘴氣。

。這種理由，在崎嶇的山路上，荒寒的村落間，或者是可信的。但是城市里呢？

在這一帶的城市里，酒的消耗更是可驚的。這里的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有着宏大的酒量，並且又天天都帶着酒意。酒對於身體健康是否有益或有害，且不去管牠。但，天天浸在酒碗中的生活，便有許多不清醒的現象伴隨着發生。

我所看見的汀瓏人民甚不好集體的生活。難道這是受過共產黨過份社會化的訓練而引起必然的反應麼？

不論晴天或陰雨，關起大門喝老酒，男女雜處，履為交錯，有着這樣迷人的溫暖的生活氛圍，當然他們容易忘記大門外的世界了，雖然我不能說，留在那邊的我的朋友，人人都如此，但我敢斷言，他們於彼此之間，是全不驚異這樣的行為的。

由這行為引起的現象，便是房屋極不需要門與窗，大門外的公共衛生，是絕沒有人來注意，羣衆的生活絕無興趣；而有興趣的，便是大的酒壺，小的盆景，醃臘的食物，另外，還有女人。這些與酒有關聯的附件，則是需要的。

凡是經過這些地方的旅人，最常與眼睛接觸的便是這些現象，也許你們覺得奇怪，也許當得不奇怪，但他們總是為此存在着。

其次是迷信。尤其在長汀這個山中的縣城，便擁有不少的廟宇與製做迷信品的商店。當我經過長汀的時候，滿目瘡痍，景象實在是很破荒涼，但嶄新地，最先建起的屋子，便是北山上的神廟。我至今還記着一首，不知是何方落魄秀才題在那新廟牆上的詩句，好像他跟我抱有同感，他說：

「溪山零盡古汀洲，

劫後風光半是愁；

民共鴉隊棲破屋，

仙猶香火踞高樓。

山經百戰頭全禿，

水繞千灣勢漸收；

形勝縱觀增感喟，

誰於灰燼展長籌！」

現存於汀瑞一帶的不良風習，或者有更可多述的，但這是插話，不須多引。做就上述的一點情形就够證明經過最前進思想的薰陶，並且嚴格的訓練過的地方，用眼睛能看見的一切，都呈着破敗污濁，而表現在一般的生活上，也不見有個比任何地方更好的情形，甚且有更壞的情形。

中國共產黨領導閩贛數百萬農民，革了數年的命，得到的結果是什麼？是這樣的：死亡與燬滅！共產黨破毀了國力的精粹：在人刀方面，他殘害了數百萬生產能力最強盛的壯丁。他們逃出汀漳，還拋下無數寡婦孤兒，在被剝盡的地皮上受着生活的熬煎。在物質方面，他消耗了閩贛數十縣之蓄數千年的物力，他們逃出汀漳之後，還拋下光禿的山嶺，瓦礫的市街，給與劫後歸鴻作痛定思痛的回憶。在精神方面，淳厚優良的民族天性，受着嚴重的毒害，祇剩下頹惰，自私，愚蠢，黏着於欺騙頹垣之間暗暗的成長，而他們則溜到陝北去了。

好的受剝除，惡的在生長，這便是共產黨羽翼的德政。

躲在祖國的西北角，共產黨的土皇帝們：你們聽者：留在你們舊日城池中的許多孤魂冤鬼，是在宇樣的在歌頌着你們的德政！留在你們舊日城池中的寡婦孤兒，是怎樣的在歌頌着你們的德政！你們用草紙印發的鈔票，銅製的銀元，他們還貯藏在兜肚裏，等你們回去兌現呢！

但，聽說共產黨又在陝北發行偽鈔了。

我就心着：將來的延安又要變做目前的瑞金——精華燬盡，剩着一撮劫灰！

當代史料

- 紅色舞台 李昂著 二元五角
- 抗戰以前的中國共產黨 王一士編
- 抗戰四年來的中國共產黨 陳董原著 王明改著 一元
- 蘇日協定後的中國共產黨 劉一鶚著 六角
- 蘇蘇戰爭後的中國共產黨 陳匡民著 四角
- 中國共產黨與抗戰軍事 李九思著 一元
- 中國共產黨與抗戰政治 朱立三著
- 中國共產黨與抗戰經濟 錢一瀾著
- 中國共產黨的宣傳工作總檢討 王大中著 一元
- 中國共產黨的教育與文化 王大中著
- 中國共產黨與游擊戰 李九思著 七角
- 中國共產黨與敵偽 李九思著 七角
- 中共抗戰內幕 萬里浪著 七角
- 由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命 鄭學稼著 一元一角

故事新編

- 一個無產者的自傳 柳寧著 五角
- 蘇北歸鴻 晴村著
- 在西北原野 馮清文著 八角
- 陝北剪影 崔允常著
- 黯澹的一頁 梅浴萍著
- 劫灰集 柳紅著 八角
- 長征集 浴夫著
- 趙侗之死 林夕著
- 回到人間 悟生著
- 回光返照 王平陵著
- 白門魔影 高若野著
- 燃犀錄 徐駿編 八角
- 不忍開齋筆記 徐駿編

中華民國三十年三月出版

劫灰集

定價國幣一元二角

艸 紅

著者 印行者

勝利出版社廣東分社
曲江五里亭小黃崗

廣東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廣東分社
曲江風度北路五號

版權所有

82

44402

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字第一〇三號

KBC
G
25
57